



蔣介石的 親情、愛情與友情

蔣介石一生中，
與親族之間的難捨與羈絆；
與四位女性的愛恨與糾葛；
黨政人事布局的評斷拿捏，
透過日記，
蔣介石鮮為人知的內心世界，
完全表白。

呂芳上◎策劃·導讀

王奇生 | 汪朝光 | 邵銘煌 | 林桶法 | 金以林 | 黃道炫 | 楊維真 | 劉維開 | 羅敏

民國百年，兩岸重量級史學家首度齊聚，
以蔣介石日記為史料，重新探索蔣介石的人際關係與私密生活。

蔣介石的親情、愛情與友情

策劃——呂芳上

作者——王奇生、汪朝光、邵銘煌、林桶法、金以林、黃道炫、楊維真、劉維開、羅敏

主編——林馨琴

責任編輯——李筱婷

美術設計——張瑜卿

校對——楊善堯

董事長——孫思照

發行人——莫昭平

總經理——莫昭平

總編輯——林馨琴

出版者——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10803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

發行專線——(〇二)二二〇六八四二

讀者服務專線——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

(〇二)二二〇四七一〇三

讀者服務傳真——(〇二)二二〇四六八五八

郵撥——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

信箱——臺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

時報悅讀網——<http://www.readingtimes.com.tw>

電子郵箱——history@readingtimes.com.tw

法律顧問——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、李念祖律師

印刷——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初版一刷——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八日

定價——新臺幣三〇〇元



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第八〇號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蔣介石的親情、愛情與友情 / 呂芳上等合著
—初版—臺北市：時報文化，2011.03
288面：14.8 x 21公分 --(歷史與現場；193)
ISBN 978-957-13-5357-9
1. 蔣中正 2. 臺灣傳記

005.32

100003902

蔣介石的 親情、愛情與友情

呂芳上

策劃·導讀

王奇生·汪朝光·邵銘煌·林桶法·金以林
黃道炫·楊維真·劉維開·羅敏

著



目次

序

歷史的研究與書寫正悄悄的改變

004

導言

一個「繼承性創業者」初期人際網絡的建立／呂芳上

007

蔣介石的親情

從孤兒寡母到孤家寡人／王奇生

017

* 討論

035

蔣介石的愛情

蔣介石的愛與恨／邵銘煌

045

蔣介石筆下之情愛世界／羅敏

067

* 討論

083

蔣介石的親緣

戰時的蔣介石與孔祥熙／汪朝光 093

蔣介石的親族關懷／林桶法 103

* 討論 126

蔣介石的軍事人脈

君臣師友之間——圍剿期間的蔣介石與陳誠／黃道炫 139

蔣介石軍事方面的人際網絡／劉維開 152

* 討論 179

蔣介石的地緣關係

蔣介石的地緣關係／楊維真 197

* 討論 218

蔣介石的用人與選才

蔣介石的一九三二年／金以林 227

參考書目 258

序

歷史的研究與書寫正悄悄的改變

西方史家克洛齊說過：所有歷史都是現代史。意思是史學家受身處時代角度的影響，會書寫出不同的歷史。但也不要忘了新資料的出現，同樣會有改寫歷史的功能。蔣介石的生平本屬現代史，與現實糾葛至深，長期以來，史家受政治與現狀的干擾尤多。所幸一九八〇年代之後，世局改變，史料開放、言論自由，至少在臺灣，研究蔣介石、公評蔣總統已成為可能。二〇〇六年《蔣介石日記》的公布，是繼《大溪檔案》開放後，民國史學界研究上的另一震撼。以日記為文本的書寫，正層出不窮。

歷史資料，當事人的當時記載，一般而言價值最高，日記是其中之一。日記出於私人心靈的完全表白，最見真實；為克己修身之資，有工具性用意者其次；為別人書寫的則等而下之。不論如何形式，日記內容往往可概見其人，如讀吳宓日記見其感情之偏執，讀朱自清日記見其內心深處之自卑，讀胡適日記俱見其好為眾人之師。不過，即使是一種「自言自語的思想草稿」（胡適語），也可以成為歷史研究重要資料。日記固為歷史研究，尤其是人物研究的第一手材料，但不能只看日記，不能只看一個人的日記，一如盡信書不如無書；看日記不只看他記什麼，更要看他什麼不記什麼，所謂孤證不立，所謂讀書得間，把握語境，理解文本，功夫與深意全寄於此。《蔣介石日記》六十三冊記錄個人生活資料

五十三年。從一介凡人到黨國要人，不斷發現其內心世界，並發展和積累自我人格的過程，十分顯然。這固然是他個人審視自我與進行內心交流的重要手段，同時是後人瞭解他成就事業、思想形成的原始記錄。

長期以來，有關蔣介石傳記的書寫，大約可歸納為三個寫法、四個觀點。形態上，一是偉人傳，在黨國體制下，這樣的歷史很可能變成宗教史，即使各種新資料出現，書寫方式也容易浪漫化，滑向「民族英雄」、「愛國主義者」、「開明專制者」；二是揭祕式的記載，近於坊間稗官野史，或以政治理由主導無稽的內容，時過境遷，往往成為廢紙一堆；三是工具性的年譜、年表、長編、事略，多少提供治史研究的基礎，但內容中不無隱含春秋微言大義。所謂四個觀點是一種價值批判與態度，一是塑造「偉人」型，往往有神化、製造偉人的時代背景和條件；二是反對型，來自敵人或權力競爭陣營，對人物生平作全面或分割的肯定或否定，近於「政治評論」；三是「成王敗寇」為準則的品評法，西方著作多半如此。以上三種都犯了一個毛病：讓一部分史料說話，不讓另一部分史料說話。第四是為做出不平凡事業之「凡人」立傳者，是走出威權時代，當社會民主化、自由化之後，最可能的書寫重要人物方式。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臺灣，有這個條件，也有這個走向，這種研究與書寫方式，正悄悄到來。

要好好瞭解民國史的發展，一定不能沒有蔣介石研究。二〇〇〇年前後，臺灣政治環境空前改變，史料更大幅度開放，大有資格成為民國史研究的重鎮。以政大歷史系為中心的幾位同仁，很想結合羣力，締造一個「蔣介石」、「國民黨」、「國民政府」的研究中心。二〇〇七年，我們志同道合的一羣朋友決定凝聚共識，以新史料為基礎，用新方法與新觀點開出新方向，努力形成一個學術論壇的平台，舉辦讀書會，以新知啟發舊學，並試圖隔幾年舉辦一次工作坊，交換研究心得，分享研究成果。至今，

這個「事略稿本讀書會」延續四年已舉辦三十次，不只依然存在，而且日漸茁壯。二〇〇九年，我們真的在三峽大板根辦了一次規模不大，但極為精緻的工作坊——「蔣介石的人際網絡學術研討會」。臺灣學者二十餘人加上大陸同行七人，齊聚山腰，日以繼夜、夜以繼日的討論分析了以蔣日記為中心的人脈與歷史。以蔣為橋樑，大陸學者忘記了他們的「偉大舵手」，臺灣學者也不再惦記硬繃繃的「民族救星」，大家都在有血、有肉、有情、有欲之「蔣公」的氛圍下，盡情述說他的親情與親緣，審視他的軍事人脈與地緣關係。我們的確努力忘記他的既有「成見」，也不忌諱大談他的成敗得失，最後發掘出一個「凡人」所以成就不平凡事業人物的種種緣由。沙士比亞說，有些人生來就偉大，有些人成就偉大，還有些人不得不偉大。我們看了日記，透過這次討論會，我們已可感覺到，蔣介石本是一介凡人，但他歷經的艱苦歲月，成就了他非凡的事業，確也有使我們不能再三沉思的地方。

這個對蔣介石研究富有新義的集子能出版，當然應感謝蔣家人願把私人日記公諸於世，也不要忘記國史館近年率先把稀世珍藏《蔣中正總統事略稿本》，逐冊影印出版，大大有助於「蔣學」的形成。其次，幾年來朋友們的努力與付出，想來對初步成果的驗收，也會充滿喜悅。而背後的推手，包括中正文教基金會、政大歷史系，及在北京的中國社科院近史所，在人力、物力的奉獻上，實在功不可沒。時報出版社林總編輯馨琴與執行編輯李筱婷的努力，這本書才能問世，當然應該深深致謝。

這幾年，我們都努力找尋一個走下神龕的蔣介石，這本書是第一個成果。顯然，蔣介石與「人民」走得更近了。

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

呂芳上

一個「繼承性創業者」初期人際網絡的建立

蔣介石個人的奮鬥史，反映了民國歷史發展的重要面向。以蔣為中心的當權者，必然存在各方面、形形色色社會階層與人物之間的交往與聯繫。這些人際交往，不單是個人關係，同時深刻反映蔣個人性格、內心世界、處事方法、治術、謀略、政治需要及文化心理，更構成了波瀾起伏、複雜多變的民國史重要內涵。《蔣介石日記》也提供研究蔣介石人際關係的第一手資料。

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，其交往關連的人物層面相當複雜，有當年成長培植他的師長、有被拋棄的妻妾、有三教九流各幫人物、也有達官顯貴、同盟元老；有江浙祖籍親信幕僚；也有全力提攜的黃埔嫡系；有黨內不同派系人士，也有黨外政治對手。蔣對這些人的交往，依政治變動發展歷程，層層擴大，從小圈圈到大圈圈，從私領域到公領域，交往目的或許不同，手段也有分殊，方法更是多變。從日記觀察，他早期在上海混日子，同情過下層，不免與地方角頭人物交往，有恩有怨；後來跟各地軍

閥合縱連橫，有時稱兄道弟，有時以金錢賄賂，拉打結合，封官許願，又不免在戰場上刀光劍影，掀起血雨腥風，然後忽敵忽友，暴露政治的現實。蔣兩度與中共合作，但終以兵戎相見，最後失了天下。

一般來說，開國的人物都是創業者或創造者，比較具有陽剛之氣，辛苦奮鬥，才能打天下；守成者都是比較陰柔的、憂患慎重的來形成他的政治生涯。之所以說蔣介石是「繼承性的創業者」，是因為孫中山是中華民國的國父，有主義，有一些建設的規模。但他要建設的民國，是在內憂外亂的情況之下，他所有想法都還未能展開即溘然長逝，而由蔣繼承了孫的棒子。但蔣繼承後有很多的問題，既創業又得守成，矛盾糾結，險象環生、艱苦備嘗，乃多慨嘆：「無組織、無幹部、無情報。」這從他日記中可看出，他從一開始就飽受辛苦。其建國的想像跟規模的展開，其實都是繼承孫創業的構想。如果看他的創業想法，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育樂兩篇是他補述之外，其他都是孫的東西。

由「繼承性的創業者」所展開的第二個問題，是蔣的人際網絡。不管是創業還是守成，都會碰到人際網絡的問題。「人際網絡」是比較學術性的用法，比較一般的說法就是「圈子」。政治本身如何營造一個可行具體的方案，不是一個人能做的，必須依靠很多圈子的形成來推動。小人物如果能選好圈子，容易投靠，也容易提升自己的地位；大人物如果建立圈子，形成一股勢力，可以形成山頭人物、逐漸出頭；最高領導者，以蔣為例，就必須平衡這個圈子，也就是說以原有的圈子，加上他創立的圈子，並加以平衡。圈子跟圈子之間，可能有競爭性存在，作為最高領導人，必須平衡各個圈子，才會受到各個圈子的威脅。

從這幾個方向來看，可以看到蔣周邊的人際關係，各種圈子如何形成、發揮作用。當然，圈子本身非常複雜，如果以一個人做為中心劃出來，可看出血緣關係的親戚圈子，例如孔宋的親戚圈，在他



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。蔣介石以孫中山為師，繼承孫中山所創建的主義與志業。
照片提供／中國國民黨黨史館

的政治生涯裡面發生重大作用，有正面也有負面的效果。另外就是朋友圈，從浙江到上海都有朋友存在；也有同事、同鄉、同學圈，再伸展的話，還有後來的學術圈，蔣會開始慢慢碰到這個問題。圈子是看你個人地位的高低發展出不同的功能。當官的人一定要利用圈子，也許有時候你自己說沒有圈子，但別人就會從旁把標籤貼上去，說你是這個圈子的人。從個人角度來看，圈子是一個安身立命的本錢，如果你要想發展出頭，有一句話就是「朝中有人好做官」，可以靠圈子攀延而上。所以圈子看起來好像很抽象，但其實可以落在實體。國民黨組織是一個大圈子，蔣在整個政治生涯中不能放棄這個黨，雖然他覺得這個黨做的並不好，但對這個黨他一定是要極力掌握的。譬如說在這個圈子內有些是志同道合所形成，那些是過去考科舉出來，有儒家思想、內聖外王等思想，真正為國家利益著想的；有些是利益集團，利益要存在就要眼睛放亮，跟對人，也要有人可跟。圈子要上面有人、下面也有人，就會形成一個勢力。

如果從這個方向體會蔣的生平，在老師輩、前輩方面，例如孫中山，他常常在日記裡面提到「中師」，就是以孫中山為師。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蔣的日記：「遵中師之規模，爭二陳之精神，學胡汪之言行，

則可以擔當國家責任矣」。這就是他在初期如何突破個人的限制，跑到這個圈子裡面來。這個圈子裡面有些人，是可以供他學習的，可以尊為「師」的；「師」都會提攜下一代的人，所以蔣至少是跟對了人，跟對了孫中山，日後很多事業由此逐步擴展開來。

孫除了言行可讓蔣師法，在陳英士的問題上，也是由於陳英士非常忠於孫中山，所以蔣以陳英士為最好的朋友，在日記裡面不只一次提到跟陳英士的關係；陳炯明也是透過孫形成的一個圈子，蔣在南方護法，輔佐孫的時候，其實常常是不太如意的。我後來看到很多資料顯示這跟地方省籍觀念很有關係，有些圈子可以打破省籍，有些圈子不容易。譬如蔣在粵軍裡面，為什麼三番兩次要逃開？蔣介石在黃埔軍校多次辭職，這裡面有很多原因，但背景之一是在他廣東地區的發展，地域觀念對他造成了很大的刺激。包括廣東人講話，他聽不懂，這個也是一個圈子裡面的障礙。如果從這個層面出發，可以思考出若干問題。

同時，並非只要加入一個圈子就可以被納入一個圈子裡，圈子中的人，要形成一個領導，常要有非常堅韌的毅力，有時候要容忍、有時候要犧牲。從蔣的日記中來看，蔣對人有時給高帽子、有時給官位、有時給錢。所以他跟軍閥的關係，有時候要利用軍閥的時候，他會送錢當作一種手腕。又如跟胡漢民的關係，有合作有分裂，湯山事件後，他去跟胡漢民道歉即為一例。從日記裡面可看出蔣對這個事件是忍氣吞聲的，心裡多少有點不滿，但他還是向胡漢民低頭，雖然胡漢民後來也沒有買帳。但在圈子裡就是要能屈能伸，有時自己還得付出一些代價，否則不容易建立地位。有時候人際網絡的建立、圈子的形成需要一些計謀、手段。有時必須要籠絡人家，有時必須要威嚇人家，甚至打擊人家。從日記裡面可以看出很多這種狀況。

另外，有時候自己形成一股勢力以後，也要自己建立一些小圈子。蔣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些小圈子，有些是同鄉關係，有些是學生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黃埔子弟，所謂天子門生，基本上是一個圈子。在黨政關係方面，譬如說CC派、政學系，這些關係都可以看出他另外建立一些小圈子的想法。有時我們覺得講小圈圈好像太侷限了，但是實際上從事政治工作的人，無法不處理小圈圈的問題。在一些行事的過程上，有時蔣沒有辦法用自身能力處理，便必須透過跟學術圈建立管道來處理。跟汪精衛比起來，汪跟學術圈的往來比較多，蔣跟學術圈往來較少，蔣透過錢昌照、朱家驊、俞大維之類的人，開始跟學術圈的人交往，所以有些學術圈的人也開始納入了蔣整個政治圈子內。

由於蔣介石是一位繼承性的創業者，要衝出頭並不容易，他的輩分比較低，多半的成功是靠謀略與機運。一九二〇年代的北伐及其後，急功近利，對各地軍閥採取收編、妥協政策，結果形成一個諸多山頭的統一，蔣似乎只成常感無奈的「盟主」。同時當他有權力之後又甚為自負，不太接受挑戰，一方面是尊嚴的問題，一方面是權力意識，一方面是支撐他地位的架構，一方面是財政來源的困難，最後可能涉及到家族的網絡問題。

以孫中山為師，以陳其美、陳炯明為楷模，向胡漢民、汪精衛看齊，這是孫仍在世時蔣的想法。蔣與孫中山關係的建立，有幾個重要的關鍵點：首先是一九二二年出於對光復會人陶成章過去逼死徐錫麟、詆毀孫中山，今又與陳英士敵對、掀起黨內風潮的不滿，抱著「一片公忠之至誠」刺殺陶，蔣認為孫、陳對此事自有點滴在心頭。一九一五年，死命效孫的陳英士返滬遇刺，蔣挺身收屍，畢見人世冷暖，更使他下決心「願為大哥之化身」，這是他後來始終效命孫中山的重要起點。一九二二年陳炯明之變前，他經常到廣東協助陳。蔣陳的交往，互珍互惜，粵變之後，蔣即以「中師」之敵為敵，

未嘗改變。一九二八年三月，第二期北伐前夕，蔣在日記中說：「以年輕資淺之身，而權位反在老成者之上，總理在日尚難應付，無怪陸榮廷、陳炯明不絕也。吾惟行其正道，不與內爭，以待時尚之轉而已」。

所謂人際網絡的建立，很大部分繫乎能否善用人才。可能受到曾國藩的影響，蔣的日記中透露他有「觀人之術」，但不必神準；也很想選賢任能，終不能滿意。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四日的日記：「人才難得，蓋由於自身精明不足，易為人欺，而不易為我用者半。又由於自身學業不足，易為人所輕視，而不願為我樂助者亦半也。總之，蠻橫輕浮者，易為人所棄。恕和寬厚者，必為人所親，吾自常有驕矜暴戾之色，盛氣凌人之勢，而又不能藏垢納污，虛心包容，此其人所以不樂為我用也。以後應事接物之間，以溫厚寬恕四字，三注意也。」蔣的核心幹部有幾個特徵，早期他權位未穩，需大老加持，因此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輩，吳稚暉、張靜江、李石曾、蔡元培等人，在二〇及三〇年代都與蔣過往甚密。對同輩的革命黨人和政治人物，例如汪精衛、胡漢民、廖仲愷、葉楚傖、戴季陶、閻錫山、馮玉祥，他自認以謙卑自居。廖早死，葉、戴漸形「老朽」，對汪、胡、閻、馮諸人，終因與他有權力上的爭執，「武者以兵叛，文者以筆制」，於是有分有合，有些人雖可共事一時，後來多半分道揚鑣。後期他掌握的多是軍事機構，故絕大多數為軍人出身，黃埔軍校或保定軍校、日本士官學校所形成的「黃埔軍系」，如朱培德、何應欽、王柏齡、顧祝同、陳誠、熊式輝，以及黃埔畢業生胡宗南、賀衷寒、鄧文儀等所謂「天子門生」。這些人來自不同省籍，多少顯示三〇年代蔣用人已經打破了地域觀念，國家幹部和黨的幹部不限於浙江人，雖然侍從室仍有部分鄉土的影子。

至於文人部分，他早期比較親近的是陳冷（景寒），後來重用政學系的楊永泰（暢卿），抗戰時期

與張季鸞過往密切。在親信之中，邵元冲、陳果夫、陳立夫後來在政治、黨務方面有重大影響力。抗戰前他重用黃郛，抗戰時張群、宋子文、孔祥熙多承擔方面任務，這些人有些是結義兄弟，有些是留日同學，也有些是姻親關係。他在日記中常怨宋、批孔，多半是起因於「金援」不如所願。他常自嘆中國人才不足，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的日記：「俞大維君來談，晚會客。為政在人，余一人未得，何能為政？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，多非政治上人。戴季陶、陳景寒、余日章三友可為靜友，而不能成為我畏友。其他如朱驩先、蔣雨岩、張岳軍、俞樵峰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。其次如朱益之、朱逸民皆消極守成而已，無勇氣不能革命也。其他如賀貴巖、陳立夫、葛湛侯皆氣小量狹，不足當大事也。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，黨務陳立夫、張厲生、張道藩、劉建群、羅志希、段錫朋、方覺慧、齊世英、蔣堅忍、方治、魯盪平、羅貢華選之，其他如內政、外交、經濟、法律、教育諸部從長考選，不易多得也。」人才不可多得，因此會向學術文化界「借將」，例如朱家驊、羅家倫、俞大維、翁文灝、錢昌照、何廉、胡適、蔣廷黻、王世杰、陳布雷；有些人出身技術官僚群，例如九一八以後，起用北洋外交人才如顧維鈞、施肇基、郭泰祺、顏惠慶、王景岐等人；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自由派及左傾人士不肯為其所用。

北伐之後，蔣自謂身處在「前有猛虎，後有毒蛇」的險惡環境。日、俄外力的挑釁，內部武人、政客、共黨的阻難，使他備嘗政治的艱困。因此在蔣的日記中還顯現出他一直希望組織一個智囊團，以協助國政的推動。一九三二年二月黃埔學生賀衷寒、康澤、桂永清、戴笠、鄧文儀、滕傑等人所形成的「力行社」，宗旨上是「抗日鋤奸，為黨犧牲，實行主義，革命革心，矢勇矢勤，嚴守秘密，服從命令」的「組織」（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日記），這組織多少受到時局的影響，性質上也不能否認

法西斯主義的作用。「力行社」之外，在日記中還有所謂「青白社」、「四維社」的組建，從某個角度來看有文武平衡、地域平衡的意涵。蔣的領袖魅力多少是有軍人式的味道，注重威嚴，但也不願人家稱他是武人，他確有威嚴，也有霸氣，對於核心幹部的培育當然有權謀的作用在內。

作為同一時代的權力競逐者，從北伐以後可以看到蔣所採取的策略，是兼採策反與撻伐的政策。過去很長的時期有不少人知道蔣對不同軍系的處理方法，有使用金錢籠絡，有使用武力平息。一九二七年，蔣馮（玉祥）徐州會議，逼使武漢政權敗北，馮是得到好處才與會。一九二八年東北易幟，對張學良的交涉、對閻錫山的籠絡，一九三六年兩廣事件的平息，與桂系的服從中央，在日記中都透露了以說客斡旋、以金錢策反的玄機。

從這幾個角度切入，逐步來看蔣在政治勢力的建立，或者藍圖的拓展，大概逃不了這些「圈子」的延長、建立，或者維護、平衡。從這個角度思考，日記裡面可能有很多材料可以去體會。另外，「圈子」是傳統比較通俗的說法，如果說「派系」，會立刻想到政治面，但「圈子」不限於政治層面，它可能可以擴展到很多不同的圈子，而且派系較有政治範圍的侷限，我使用「圈子」這個詞的用意在此。

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兼任研究員

呂芳上

蔣介石的親情